

花·鸟·虫·鱼

许永强

花

剔透的露滴，凝在花草末端，于阳光的折射下，成为明晰晶莹的睛眼，从眼神的底蕴处，舒展的叶络粗嫩而又细致，把自然界所赐予的一切都记上，浪漫了四季。

看花落花开。
感性与理性交织成网，又被升华为袅袅的氤氲，滋润着视觉和嗅觉，去完成一次季节浪漫的迁徙。

花瓣与花蕊，相承竞艳依托与互补，构筑着一种奇幻的梦境。孩童的酒魇和蜂蝶痴迷的姿态以及风月的轻拂，会摇曳的舞姿亦如霹雳闪电，折服我心，点缀我境，弦弄我情。

花海如潮，有冷凝，有羞涩，也有娇柔亮丽。
自然之花，民族之花。悦我目，怡我神，皆为人间春色和景仰千年的脊梁。

鸟

云空为路，能抵达浪海峭崖。独赏风光，全是搏击的力量。

流韵的鸣啾，如闪电般地划过，林樾的篝火在熊熊地燃燎，一剪翅影跌入火堆，焚不摔，烧不毁。而另一群鸟，在翻飞振翅的过程中，翔去另一高度，成为傲视的一种方式，再也寻不着它的影子。

樊笼有鸟，高山有鸟，沼泽有鸟，沙漠有鸟，海空有鸟。

迷濛的雨，白皑的雪，缱绻的云，轻爽的风，耸立的峰，都将成为飞翔的背景，成为抗衡的对象。

最恋黎明时，那是夜幕中缄默很久的交响鸣奏。于季节的张力下，以圆润的歌喉和微妙的绝唱，把序曲拉开。

最恋黄昏时，看准浅搁在山头的太阳，伴着霞飞，伴着渔光，又衔去一缕袅袅的炊烟，飞进丛林，编织着温馨的窠巢。

做一只知耕鸟，带着感召，迎来丰腴与成熟。

做一只展翅鲲鹏，驾驭信念之光，向着更高更远的云空飞翔。

虫

蝶飞蝶舞，痴迷于花蕊，倾心于芬芳。携来蜜蜂，邀至蜻蜓。驻在枝头，聚在泉边，啜饮着亮丽晶莹的一豆清新。

瓜棚果架，花丛芊草，翻飞的情影在寻梦的边缘游弋飘逸。

专注的睛眼，屏息的鼻孔，一切娇柔的姿态，出自一位着裙女孩的好奇之手。触近点，再触近点，一声铃笑，全在得手之间。

女孩，于细细端详很久之后，将这只生灵举过额头，放归自然，唯有崖头的画师，端坐如石，眼垂眼举，在画板上勾勒出即刻的一瞬。

女孩与画师都笑了，全是一种默契和情韵的组合。

蝶化，由抽象到具体，由具体到抽象，全是与人共有的通感，随之拓展成一只刚脱手的蝶，让其尽享自然，也乐在家因。

鱼

浪滔浪涤，海礁的面容若隐若现。

海鸥的翼尖沾上一滴水，又翔飞一拨全新的高度，以示自己的勇猛顽强。唯有鱼，选择的层次，拒浪不悸，拒鸡不理。

沉浮的鱼，静翔的鹰，都将成为意境的参照，成为一种活脱的画面。

汛期将至，勃发的鱼逐波而欢，离水而跃，跌撞而击，或逆水前行，于茂草浅滩，播下爱的情火，让生命燃烧。

静观游鱼，豁达开怀，以游姿为美，能为自由闲逸之叹。

泼墨群鱼，悦目怡神，以色姿为俊，能为画师笔工之倾。

在清寒深冬里想象春之盛景，比站在春日花枝下仰看朵朵盛开，要更令人心安。这是中年人的不舍。

在深冬，你笃信春天定然会来到。寒到最绝处，春反而近了。有一个燃烧的春天在等你，想想总觉是甜密安稳。可是，你站在花枝下，看那些花朵拦也拦不住地要开，你知道开了就会败，开一朵就会少一朵——你叹息也无用。像面对一个执拗女儿，眼看她一头冲进一场没有结果的恋情里，粉身碎骨，死回头，你垂手无策。

也是不舍。
不舍春光渡尽。不舍春尽秋来，又是一年。

衣橱里挂了好几件新衣，吊牌还未剪，不到穿时我总不剪。而身上穿的，常常是三四年前买的衣，甚至更早，穿了七八年的也有。我就这样怪僻，喜欢买衣，却不舍穿新衣，喜欢让新衣一直围在衣橱里。

为了参加某个活动或去某个生人多的场合，想着予人好印象，才不得不剪了吊牌，让新衣上身。穿新衣的那刻，心里有欢喜，更有不舍，仿佛人间又少了一个待字闺中的洁净完好的女儿。

不舍，是恋旧吗？以前以为自己只是恋旧，后来知道，不只是恋旧，还有一层，是明白了有限。

花开是有限的。飞雪是有限的。雨水是有限的。灯光是有限的。恋人的爱意是有限的。亲人的陪伴是有限的。韶华是有限的。生命是有限的。才华是有限的。幸运是有限的。

好物都是可数的。

星辰永恒吗？也有限。当仰观天宇，看流星划过，知道距离我们无数光年之处，有星球走失，破碎，化作气体和尘埃，永远消失……人们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大量海洋生物的化石，有三叶虫、海藻、鱼龙之类——海会枯。海是哪一天枯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知道时，海洋已成山脉。在漫长的地球光阴里，我们的生命短过从蒲草扇边稍纵即逝的萤火。

知道有限，便不敢浪掷，不敢挥霍，不敢漠然视之。便知道去惜。便常常会疼。便处处不舍。

看路边花开会不舍。走过落叶飘飞的林间会不舍。在古镇看苍苔失水从砖墙上剥落，会不舍。菜市场看人杀鱼剥虾会不舍。曾经年轻潇洒穿着乳白风衣、火箭头皮鞋的舅舅，有一天两鬓飞霜一身

不舍

许冬林

工作服从小货车上下来，我笑着迎向他，可是心底掠过声声叹息。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的舅舅呢？回娘家时，会遇到昔时同村的一群伯母，她们见我还不亲热叫我乳名，可是她们却彻底被时光揉皱了呀！想当年，我离家出门读书，村口遇见她们，她们正是我此刻的年龄。而此刻，她们头发不再青黑浓密，腰身不再挺直，面容不再明净……她们仿佛被岁月劫掠了一场。劫走的，已然要不回来。

许多个黄昏，我流连窗台，看夕阳在马路对面的楼墙上一点点收走光影，看楼下一棵老桐树在暮色里一点点加深它的阴郁——属于我们的今夕，很快要成为昨日。

去某个地方旅游，临走，常有黯然不舍。人在高铁上，看窗外的河流街道田野城郭一点点从眼底抽走，心里陡然有种被掏空的疼与恍惚，仿佛一棵树刚刚旁逸生出几根新嫩的丫枝，就被戛然剪去。中国这么大，好景那样多，而我刚刚打探了一趟的这个小地方，想必自己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再来的。一生一会，大抵这样。

许多美，许多物，许多人事，原是一天一会，一年一会，一生一会，一千一万一亿年一会。

还有这“一会”呀！



恋语 苗青 摄

们惊讶着仰头看那一束白光，再一低头，脚上的图案又变成了一朵朵红色的大丽花。他们便把一串串笑声撒向溢满桂花香气的空中。

弯弯曲曲的林间小径上，行人络绎不绝，有三两个一起边走边聊的，有独自一人戴着耳机慢慢溜达的，有呼哧呼哧快步奔跑的。人的呼吸和花香混在一起，人的说话声和灯光缠绕在一起。人们好像越来越忙，又好像越来越闲——白天太忙了，晚上要到公园里放松放松；白天太闲了，晚上要到公园里活动活动。

灯光照亮了夜空，天很蓝，云很白。有一片云突然变成橘红色了——那是月亮啊，它在努力地把那一片云挤破。

我想起小时候的月光。在那个小村子里，没有路灯，屋里的灯光昏黄安静，月光把孩子们引出家门。满世界都是银白柔软的月光。

城市夜空中的月亮是那么黯淡，在遍地灯光的衬托下像一个薄薄的纸片贴在遥远的天空中。

我突然冒出一个非常自私的念头——让那些嬉闹的孩子们回家睡觉吧，让那些散步的、跑步的大人们回家休息吧，我想一个人在这里走一走，走累了就坐一会儿。让那些灯都熄了吧，水边排列的像花束一样的灯，小径两旁高高的莲花形的路灯，在地上投射各种花形的灯，倒影在水中的远处高楼窗户溢出来的灯光，都熄了吧，都熄了吧，你们太吵了。我只要月亮。我想看看在没有灯光干扰下月亮投在水中的影子，我想看看垂柳在月光下的身姿，我想看看在月光中盛开的桂花是不是像点点繁星，我想看看月光透过树叶洒在路上的样子拨……

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可是，那些灯，太亮了。

城里的月光

夏伦菊

在办公室坐了一天，打了几十个电话，接了七八个电话。晚饭后到公园里走走。

几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农田，一个个村庄依傍着蜿蜒的小河，如今却是四季有花开，移步见新景的公园了，行走其中不免感叹：沧海变桑田似乎可以是一瞬间的事情。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农民都已经住进了拆迁安置的小区，不知道他们现在来到这里是感觉幸福多一点还是怀念多一点。

正是丹桂飘香的季节。公园里的桂花树多得数不清。花香使清冷的空气变得浓密、柔软。在花香的浸润中，人的呼吸变得缓慢，心情油然安静从容下来。

公园依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。河边是一排高大的垂柳。今夜无风，丝丝柳条静静地垂着，像是累极了，又像是睡着了。秋芙蓉也已盛开，是艳而不娇的粉红色，累累花骨朵让人感觉心安——来日方长啊，我还可以开很久呢。香樟树的叶子还是绿色的，但是明显稀疏了。梧桐树，绿叶和黄叶相间，我且把黄叶当做梧桐树的花儿吧。

到处都是灯，远近，高低，大小，五颜六色的灯，争奇斗艳，热闹纷繁。有一种路灯，很小，却发出很强烈的白光，从高处投射在地上的却是一片椭圆形的图案，图案有规律地变换着。几个孩子嬉笑着，争着踩地上的图案，明明踩着的是几片金黄的银杏叶，却突然变成了一朵朵蓝色的小花儿，他